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七十九回 賽地鼠龍鬚下廢命 玉面貓亂刀中傾生

且說王興祖掏出書信來，東方亮正要接信，忽見家人進來，報說：「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。」東方亮吩咐一聲綁上來。不多一時，打外邊推進一人。群賊一看，此人馬尾巾，夜行衣靠，面如銀盆，粗眉大眼，約有三四歲的光景。大眾說：「跪下。」那人挺身不跪，盡管被捆雙臂，仍怒目橫眉，氣哼哼在那裡一站。東方亮說：「也不用一定叫他跪下。你好生大膽，有多大的本領，竟敢前來盜劍！我可是最愛交結綠林中朋友，惟獨藐視我的，我可是恨之入骨。你既然來此盜劍，也該打聽打聽，我東方亮是什麼一個人物！」東方亮說：「沒有那些工夫與他說閒話，推出去砍了罷。」東方亮剛一吩咐，跑進兩個人來，在東方亮面前跪倒，說：「望乞大哥恩施格外，這就是我們三哥。」東方亮一看，是金永福、金永祿，說是他們三哥，這必是金弓小二郎王玉，立刻一聲吩咐，教三弟與王寨主解了綁繩。東方亮下來，給他解開。金永福、金永祿過去，與王玉行禮，說：「三哥幾時到的？」王玉說：「就打你們去後，我派人至梅花溝，打聽你們店中人，不知道你們的去向。復又見了大哥、二哥，說明我上這裡，打量著要把這口魚腸劍盜去，不料到此向更夫問明藏珍樓的所在，剛一到藏珍樓，一登台階，墜落翻板，被人用撓鉤把我搭將上來，不料你二人在此。」金永福說：「你先謝過大太爺、三太爺活命之恩。」王玉往上磕頭，東方亮親自把他攙將起來，說：「王賢弟，我久聞大名，本欲到朝天嶺親自拜望，奈因總無閒暇工夫，這才前天專人去請你們五位前來相助。不想前番有金家二位賢弟到我家中，也是要盜魚腸劍，我也不必往下細說，讓金家弟兄替我學說學說，賢弟就知道了。」金永福、金永祿就把東方亮等著過了打播之時，自己帶著魚腸劍上朝天嶺，還要把劍送給大哥的話說了一遍。那王玉一聞此言，很覺慚愧，又與東方亮請罪。東方亮安慰一番，吩咐家人，取套衣服來與王寨主穿上。王玉擺手，說：「不用，我有衣服，煩勞那位管家替我辛苦一趟，到太湖石那裡，捆著兩個更夫，在他們後邊，有個小山洞，那裡放著呢。」家人去不多時，就拿著一個包袱，還有一張彈弓，一口刀，俱都交給王玉。家人告訴東方亮說：「更夫說，不是他一個人，還有兩個人，也是打聽魚腸劍來著哪。」東方亮一聽，問：「王賢弟，你同著誰來了？」王玉道：「我就是自己一人來的。」東方亮說：「別忙，若不是同賢弟來的，也不用我去找他。」房書安說：「別是白眉毛罷？」東方亮吩咐擺酒，說：「不管什麼白眉毛，黑眉毛，他只要奔藏珍樓去，就得被捉。」將要擺酒，就聽見藏珍樓金鐘響亮，噹噹當就這麼三聲三聲的響了三次。」東方亮說：「不好，有人進了三道門了。這個是行家，若非是行家，不能至三道門。」原來是頭道門拿住人是一聲金鐘，二道門是兩聲，三道門是三聲，有他們暗記兒，一聽就知道是三道門拿住人了。東方亮叫家人打定燈球火把，忽見家人來報說，藏珍樓那面拿住盜劍的了。東方亮說：「早知道了。」吩咐大家一路前往。單說房上這幾個人，聽見說藏珍樓有人被捉，智爺衝著大眾打了個手勢，眾人會意，全都下房來，花園內會齊。智爺說：「他們要上藏珍樓，咱們怎麼辦？」眾人異口同音說：「我們跟叔父來的，但憑叔父作主。」智爺說：「依我的主意，咱們此時不好露面，又沒見有白菊花，難道說，白來一趟不成？咱們看看藏珍樓去，再說那裡拿住人是誰？要是咱們公館之人，好打主意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在前頭帶路。」往西穿過一片果木園子，徐良往正北上一指，說：「我就在這個院子裡被兩個丫頭把我拿住了。」艾虎說：「咱們瞧瞧去，這兩個丫頭是怎麼的利害！」盧珍說：「我也看看去。」芸生說：「我也看看去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可不去。」同著智爺奔了藏珍樓的短牆，縱身躡牆進去，直奔藏珍樓的樓門，往裡一看，黑洞洞，隔著兩三道門，見那當地有一個立柱子，上面有一個橫梁兒，遠遠上頭，類若掛著一個人的相似，下面橫著三個車輪亂轉，那輪上全都有刀，已經把那個人砍了下半截，智爺看著說：「徐賢姪，我看此人，在這裡犯疑，怎麼的像南俠一樣？」徐良眼快說：「不是，你看這是一口刀，不是寶劍。」智爺說：「果然不是寶劍。」你道這個人是誰？原來是玉面貓熊威。

皆因熊威奉旨回家祭祖，諸事已畢，等著賽地鼠韓良、過雲雕朋玉有數日，韓良一人到家，朋玉沒來。又等三兩天，接到朋玉一封書信，說他哥哥因病去世，在家中料理喪事，叫他們先走罷。這二位才一同起身。也是活該有事，這日正走到大路之上，見有個騎馬的拋鐙離鞍，跳下坐騎過來見禮。韓良不認識，熊威看了半天說：「是朱大哥麼？」來者是黃面郎朱英，對施一禮，問：「你們二位，買賣順當？」韓良說：「不做買賣了。」熊威與他使了個眼色，接著說道：「我們那座山，被官兵抄了，到如今無有駐足之地，散做買賣呢。朱大哥這一向可好？」朱英說：「我也不做買賣了，如今得了點好事。」韓良問：「什麼好事？」朱英本是給王爺邀人，一聽這兩個人無事，就打算把他們邀到王爺那裡去。遂說道：「我如今現在王爺那裡。」熊威問：「哪位王爺？」回答說：「襄陽王，現今在寧夏國，國王幫助人馬，不久便要奪取宋室江山。」熊威一聽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但不知我們要投了去，行與不行？」朱英說：「你們二位要去，只要我一句話就行，王爺正是派我給他邀人。你們不用投奔王爺那裡，刻下可到團城子。」又把伏地君王東方亮怎麼家大業大，怎麼好交朋友，當初有他先人之時，叫九頭鳥，怎麼家內有口魚腸劍，藏珍樓，怎麼白菊花盜來萬歲冠袍帶履，怎麼五月五日立播台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熊威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還有點別的事情，把事一完，我們同上團城子去。可是你先給咱留下一句話才行。」朱英說：「我今日就上那裡去，西門上與你們留下話，一問就得。」熊威說：「朱兄，你先請罷，咱們團城子那裡相見。」朱英再三叮嚀，然後才縱身上馬，上團城子去了。二人哈哈大笑，熊威說：「兄弟，這可是活該，不打自招，咱們先不用上開封府。上團城子，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來，得便盜他那口魚腸劍，回京任差，把萬歲爺的東西交給相爺，可算是奇功一件。」韓良一聽，也是滿心歡喜，二人奔到五里新街西邊住下。

將到二鼓之半，兩個人換了夜行衣靠，吹滅燈燭，將門倒帶，躡房躍脊，直奔團城子而來。也是百練索搭住城牆，倒繩而上，兩個人來到裡面，見太湖石旁捆著兩個更夫，將更夫口中之物掏將出來，問明藏珍樓所在，仍然將口塞住，這才奔了藏珍樓。進了短牆，見那朱紅門上淨是金釘，在門楣的上頭有三個銅字，是「藏珍樓」。那上面又有一條金龍，有兩根龍鬚垂下，底下七層台階。離著樓約有一丈，熊威就把刀拔將出來，用刀尖戮地，戮來戮去，約有七尺，就戮在翻板之上。熊爺就不敢前進，按說一縱，可就躡在台階之上，又怕台階有什麼埋伏，一回頭見那邊有塊大板子，長夠一丈三四，寬夠二尺。熊威將那板子，二人搭將過來，往下一放，那邊搭在台階，這邊搭在實地，類若浮橋相仿，就擋在翻板之上。韓良頭一個就往上跑，到了那邊，拿住刀剝那石頭台階，剝一刀往上一層，剝到五六層上，也就大意了，往頭層上一躡，不料那台階往下一沉，韓良說聲不好，要往下躡又怕墜於翻板之內，要往那塊木板上躡，熊威已經上來了，又怕衝下他去，無餘往上一挺身，用手一揪那條龍鬚。焉知那條龍鬚是個消息兒，韓良自然是一揪，把腿一蜷，就聽喇喇一聲，那龍鬚往下一紮，韓良又不能撒手，正對心窩，身子一沉，躺在台階之上，那根龍鬚打前心紮將過去，紮到後心，把後心穿過皮膚之外，嘯的一聲，撞在台階石頭之上。原來這兩根龍鬚皆是如此，若揪兩根，一齊盡都下來，揪一根，是一根下來，非得碰在石頭上，方能回去，若論分兩，總有一二百斤沉重。這下將韓良紮死，直急得熊威肝膽俱裂，往上一跑，抱韓良屍首去了。蹬在頭層台階上往下一沉，自己也不逃命，也不往上躡，把雙眼一閉等死。焉知曉這個台階是誘人上當的，其實墜不下去，那個台階是石頭櫃框，另鑲的一個心子，那心子下面，用銅條盤繞成螺螄式，類若盤香形象，人要蹬上，必是往下一沉。要是膽小，不是往下躡就是抓龍鬚，一躡就是掉翻板，一揪龍鬚，就是紮死。熊威豁出死去，倒沒掉下去，無非忽悠悠了半天，一伸手把韓良抱將下來過了木板橋，放在牆根之下，哭了半天。

熊威自己要尋一個自盡，又一想拚著這條命進裡面找冠袍帶履，於是把心一橫，二次又上了台階。見門縫兒約有二寸多寬，將刀插入裡面，往下一劃，只聽嘩喇一聲，那兩扇門往下一沉，就類若入地去了。把千里火拉出一照，裡面還有一道門，上邊有兩個金字：藏珍。是兩扇黑門，嚴絲合縫。東邊那扇門上，有一個八楞銅華子，過去伸手一擰，就聽見叭的一聲，雙門一開，裡邊有個大鬼，頭如麥斗，眼睛是兩個琉璃泡兒，張著火盆口，手中拿著三股叉，兩邊門框夠多寬，這兩邊叉翅子就夠多寬。這鬼在地上頭，就露半截身子，門要一開，把叉一抖，來的人躲閃不開，准死無疑。滿讓躲開叉，就從那鬼口中，叭叭叭就是三枝弩箭，仗著

熊威身體靈便，見門已開，他往後一仰，使了一個後橋，這才把一叉、三枝弩箭躲開。那鬼弩箭打完，往後一仰，仍回地下去了。熊爺起來，用千里火照著，見地下是一個大坑，那鬼就在坑中，一絲不動。熊爺躡過大坑，至三道門。乃是黃門，有兩個門環，上面有五個銅福字，此門一推就開，見當地一根立柱，上有一朵金蓮花，有個橫梁，東西北三張圓桌。熊爺不管好歹，進了五福門，用火照著，正北上東西兩個門，掛著軟簾，當中一個大紅幔帳。從柱子東邊一走，腳下一軟，往上一躡，單手一揪橫梁，三張桌子一轉，從桌子旁邊出來的，盡是站魚頭的刀，由東西牆出來兩個鐵叉子，把熊爺叉住，不能動轉。要問熊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